

拿破仑打仗可以，搞政治强势，对经济也喜欢管管，但有人就是不买他的账。这人就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

1803年，身为法国财政委员会官员的萨伊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对拿破仑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而激励生产的有效途径不是政府干预，而是市场竞争。与此相关联，萨伊对自由贸易的宣扬，对保护关税的批评触犯了拿破仑，他要求萨伊修改全书的内容，遭到拒绝。激怒之下的拿破仑一方面下令禁止《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发行，一方面将萨伊调任他职。萨伊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提出辞职，拂袖而去。1805年，脱离官场的萨伊下海经商，取得成功。直到1813年，拿破仑已经下

一座年轻的老城

费城

半年内去了两次费城，夏天一次，冬天一次，季节不同，风光有异，对这个城市却始终偏爱。两次游览都是浮光掠影，没有时间深入，只是直觉中的第一印象。不过，据说第一印象是最敏锐的，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反倒渐渐因习惯而麻木，失去了洞察力。

按说，费城可算是美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了。它是美国的第一个首都，《独立宣言》就是在这里签署的。费城的独立宫和独立钟，至今仍是美国独立精神的象征。这里有美国第一间铸币厂、美国的第一家银行，有历代文化名人的遗迹，还有历史悠久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说费城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地也不为过。但是，在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老城市，我却感觉不到它的“老”。

去逛了费城的老城区，很多建筑都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最典型的是饰着白边的红砖房子，被完好地修缮过，但从狭窄的铁门、古怪的结构、老式的木质门窗等细节中，还是能看出，这些房子都很有年头了。在马路上走着走着，不经意地在高楼大厦间就冒出一条青石铺就的街巷，告诉你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

然而，你在这古老的红砖青石之间，却嗅不到一丁点沧桑和沉重的气息。不论新城老城，费城的街道都很宽阔整洁，不会给人阴暗逼仄之感。新的建筑，不论是现代风格，还是复古的样式，看起来都高大阔朗，却并无迫人的恢宏气势。那些老房子，老马路，就那么轻松地自如地融合在现代都市里，浑然一派年轻和明朗。即便是在阴雨的天气，也没露出衰颓之象。

费城市区的东面，有特拉华河流过，隔河相望的是新泽西州。费城的水岸风光非常大气，河面开阔，水天相接，有大江大海的气派。岸边有港口，停泊着大小船只。沿河的风光带着哥伦布航行纪念碑，航海博物馆的建筑也很有趣。在这样的天长水阔处，人更觉得欣欣然，有朝气扑面。作为一个港口城市，费城拥有与生俱来的开放和接纳，这大概正是它活力的来源。

在北美这些年，我也到过一些老城市，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魁北克，美国的华盛顿、纽约等，有些老城是真的老，自内而外地流露出陈旧和没落。有些城市却不

够老，多多少少是有意识地保留着历史的遗迹，呈现出古老的积淀，营造出岁月的厚重。在那些老城的怀旧氛围里，你会不自觉地浸入沧桑往事，无端生出伤感的情绪。可费城似乎是一个例外。它把历史很自然地融进了现代都市，既不想抹掉历史，也没有刻意渲染。你可以在这里了解历史，阅读历史，却不会被历史淹没。

这是一座阅历丰富却依旧年轻的老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如果把城比作人，那费城就像是一个上了年纪却没有年龄感的男人，轻松、随性，举手投足间都投射出阳刚和活力。他够成熟，却不苍老；他有知性，却不矫情。在费城街头走过的人群，也携带着这样的气质。或许一个城市的气质会浸润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或许这个城市的气质正是城中人群气质的写照。

台，萨伊再度受到重用。

这个萨伊好生了得，曾被称为“法国的亚当·斯密”。在他看来，经济下降并不是一般性的“过度生产”或“过剩”，而只是“方向错了”，即某些需求不足的商品生产过多，一旦价格和成本调整到新的需求结构，

“供给创造需求”

钟祥财

经济将再度开始增长，或者说，直到劳动者回到工作岗位，生产者在开始赢利后，消费者才会再开始花钱。言下之意，政府依靠刺激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必要的，有害的。著名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得出来的。130多年后，凯恩斯为了把英美经济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掀起了一场注重需求管理的“经济学革命”，其矛头对准了萨伊定律，但

是凯恩斯主义导致的“滞涨”最终还是靠坚持萨伊定律的供给学派理论才得以解脱。

值得一提的是，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还对200年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过忠告，他写道：“印度和中国的一部分，不但人口过剩而且穷困过日，但减少人数绝不能改善情况；至少是，减少总产品以减少人数绝不能使情况改善。不应当减少人口，而应当增加总产品。通过个人的更大积极性、勤勉与节俭，以及更好的管理即政府更少地干涉人民，可使总产品增加。”这便神了，字里行间仿佛有某种预感。

其实，“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并不深奥，看似常识，却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它让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干预者头痛不已，也使靠宣扬需求管理过日子的人文墨客很没面子。



寻访惠通桥 (版画) 沈宝善

【雪霏】

雪霏冰结对寒流，
轮替空惊岁月道。
娇弱新红方吐露，
东风扶上嫩枝头。

【中庭】

中庭横榻自清恬，
几案依稀烛泪黏。
唧唧虫声寻缝入，
半窗月白动垂帘。

【赤日】

赤日中天草树繁，
写生又抵隔溪村。
蝉声似雨凭空落，
一地清阴铺满园。

【白沙】

白沙芦荻落鸥闲，
释卷开怀世虑删。

遇迎集

齐铁岱

一叶扁舟轻似叶，

清风江上逐云还。

【松声】

松声冷漫野人家，
石傍幽丛笋拔花。
涧水旋倾和雨煮，
最堪一品是清茶。

【客船】

客船形只渡江涯，
有约不来失意加。
一笠清风凉盏酒，
半竿落日冷杯茶。

众人皆知中国是个乒乓球大国，可是你知道吗？在上海还有一所中国乒乓球学院，是培养乒乓球人才的高等学院。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的国家体委就设想筹建这样的学校，为发展中国和世界的乒乓球作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到了2008年，分管教育工作、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得知这个信息后，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认为上海被誉为“乒乓球世界冠军的摇篮”，办这样一所学校尚无先例的学校，既能传承发扬传统、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为今后引进国际乒联博物馆创造条件。作为国际大都市，应该积极争取中国乒乓球学院落户上海。沈副市长的想法当时得到了市里主要领导的首肯后，他与蔡振华副局长多次沟通并召集有关部门进行可行性研究。

2010年9月，上海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共建中国乒乓球学院，经国家教育部认可，学院正式落户上海，旨在培养包括乒乓球国际组织管理、国际交流推广、科学研究、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人才。学院实行理事会下的院长负责制，由国家体育总局、市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及名誉院长等组成。中国乒乓球学院是一所培养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具有完整学历的高等学府，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乒乓球项目为主的体育高等院校。

前国家乒乓球队主教练施之皓，从国家队主教练岗位上成功转型，被委任院长。他现任国际乒联副主席、中国乒协副主席，身兼数职，有助于开展工作。学院还聘请奥运金牌得主、世界冠军张怡宁为国际培训讲师。

中国乒乓球学院的地址在杨浦区上海体育学院校园内。体院领导和员工，热情欢迎国字号的乒乓球学院到来，在教学、训练、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与了全力帮助。中国乒乓球学院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学生慕名前来报考，他们大多是从事过业余或者专业训练，具有一定水平的乒乓球爱好者，其中也包括一些退役的运动员。与此同时，由上海市政府出资，学院的基础设施开始动工兴建。2015年初，教学楼、训



了一个个单纯快乐的日子。

离开老家后，很少能看到梧桐树了，但幸运的是新居的窗外有一棵高大壮硕的梧桐。每年春天，那开满花儿的树冠会尽情地舒展开来，那熟悉的气味也会弥漫整个房间，淡淡地沁过我的喉咙，在心底凝结成一首清凉的清泉。在我看来，能有一棵梧桐树相伴是一件很幸福的美事，于是在我的殷切目光里，淡紫色的花雾褪去后又着了绿的装，等到秋天了，枝桠上会坠满桃形的果实，风吹过，哗哗作响，似乎在向我诉说着生命的悲欢离合。

梧桐抛弃了“红花还须绿叶衬”的教条，开花时淋漓尽致，让人生出由衷的激情。那一树淡紫色的芬芳，是一片明亮和灿烂的春光，高雅、纯洁、朦胧、优美……一年一度盛开的梧桐花，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那么的妖娆美丽、风韵十足，它们会让我追念那不知何时逝去的旧日时光，会让那美好的回忆常驻心田。

十日谈

树和花的意味

红紫薇，美得让人沉醉。

练馆、学生宿舍等设施健全的现代化建筑落成。它与体院原有的历史悠久的古建筑，交相辉映，给园地增添了青春活力，让人们叹为观止。

乒乓球训练馆共有三片场地，可放置近百张球台，我置身灯光明亮、色彩鲜艳的训练馆内，感慨欣慰之余，又有了立马想上场挥拍的冲动。

学院还邀请了国家队的教练员前来指导，具有相当水平的学生队伍和国内外的运动员共同进行训练，提高水平。

学院已举办过多次赛事和活动，接待了不少来自国外的球队，得到了各方的好评。外国朋友无不为中国政府如此重视乒乓球运动感到惊叹。学院还与附近的一些中小学校合作，如杨浦区世界路小学、上海市同济第二初级中学等。不少来自各地的乒乓球苗子在学校里上课并到乒院训练。学校认真贯彻“体教结合”的方针，合理安排学习和训练时间，既能保证学习质量，又能提高技术水平。不少学生成绩始终

名列前茅，甚至比正常学习的孩子还好，这让学生的家长感到放心。学生将来报考大学时，乒乓球学院可以成为他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如今，中国乒乓球学院还在欧洲开设了分院。刚开始，奥地利、德国等乒协和体育组织对此表示了浓厚兴趣。经过多次考察和协商，最后选择了卢森堡作为分院。卢森堡的乒乓球活跃程度虽然不及欧洲其他国家，但卢森堡政府体育部门非常重视，并给与了很多支持。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随后户部经查对甘肃省上报数据后，向乾隆皇帝报告，甘肃省在过去几年间，曾报经户部批准，以捐监储粮、粮仓不够为由，申请建仓26座，用银161800余两，工程款在所收的捐监仓费银中列支，工程报工部核销。

粮仓工程有申请有图纸，有预算有决算，本来天衣无缝。冒赈案暴露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既未收粮，就连现有的米仓都是虚设，当然也无粮可储。既无粮可储，还添建数十座粮仓干什么？粮仓是纸上谈兵，粮仓也是纸上谈兵，送到户部、工部的申报材料、预决算、工程图纸都是纸上谈兵，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落入各级官员口袋里的银子是真的。

当年乾隆皇帝派钦差查过甘肃粮仓的事，也同时被乾隆皇帝亲自揭出。纸上谈兵的东西，钦差奉旨来查，地方官员挪东掩西，也能瞒天过海，乾隆皇帝得到的奏复竟是“仓粮系属实储。”这不是完全把乾隆皇帝给蒙骗了么？

捐监冒赈案，处理首道府县官员一批；再牵出行贿受贿索贿案，又处理官员一批；再由户部的奏报牵出冒建粮仓案，又处理官员一批。再牵出以前的欺骗钦差案，一案串一案，乾隆皇帝原来拟定的丢帅保卒、保留大部、维持甘肃官场稳定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乾隆皇帝应该怎么办呢？就在案子已经可以结案时，巨大的亏空案又被查出。地方财政亏空银子888990两，仓库亏空74110石，查办的大臣本拟让历任地方官和现任地方官赔付，此时的乾隆皇帝自己也已经筋疲力尽，亏空一案也就大事化小，格外开恩免其分赔。

王亶望本人被如何处理了呢？1781年夏，王亶望被查抄的家产由浙省解运来京，到了崇文门。查抄王家产一事一直为乾隆皇帝所重视，他尤其对王平日所收藏的古玩字画最为留心。但是一看验收清单，不禁大失所望。所藏物品多为雕平，诸多贵重物品不翼而飞，例如乾隆皇帝印象深刻的王亶望所藏的一件米芾石刻，竟然没有。经对照解京物品清单与浙江省最初上报的查抄底册，物品大量缺失一目了然。在核查中，还发现原查抄底册中载有的黄金4748两不见了，却多出了白银73594两，金银比例正好是十五换五。

是谁胆敢煽动到天子头上？乾隆皇帝严令查办大臣李侍尧和阿桂追查。

李侍尧的父亲李元亮担任过户部尚书。李侍尧在乾隆初年曾被乾隆皇帝接见，先后出任军机处章京、热河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等职，此人精明干练，颇有才略，史书上说他有过目成篇的本领，才干下属的时候，凡几句话就可以从中间看出下属的见解如何。因此，乾隆皇帝对他颇为倚重。

乾隆皇帝开始只把疑问放在具体经办查抄的官员身上，对全权负责查抄的二品大员闽浙总督陈辉祖则毫无疑心。乾隆皇帝说：陈辉祖世受深恩，且系封疆大臣，朕断不疑伊有抽换之事。但是随着查办的深入，陈辉祖偷梁换柱的行径暴露出来。陈辉祖算是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巨大亏空一案串一案

大清王朝的「塌方式腐败」案(四)

纪连海